

莫达莱兹杀手团

[美] 罗伯特·拉德姆著 徐迪中 牟海燕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MODALAIZISHA
SHOUTUAN**

莫达莱兹杀手团

〔美〕 罗伯特·拉德姆 著

徐迪中 牟海燕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莫达莱兹杀手团

〔美〕罗伯特·拉德姆 著

MODALAIZISHASHOUTUAN

徐迪中 牟海燕 译

责任编辑：安春海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625印张 4插页 341,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112,8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389·127 定价：3.70元

主 要 人 物 表

安苏尼·布拉克邦恩：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季米特里·尤里·尤里叶维奇：苏联核物理专家，号称“导弹之父”。

布朗东·阿兰·斯克菲尔德：代号贝奥尔夫·阿盖特，爱称布雷伊。美国国务院所属领事工作部欧洲地中海地区谍报处长，高级间谍，本书男主人公之一。

瓦西里·瓦西里叶维奇·塔莱涅科夫：绰号蛇形风管，苏联克格勃西南地区主任，高级间谍，本书男主人公之一。

阿列克赛·克鲁普斯卡亚：苏联国家保安部（克格勃前身）原领导人。

罗伯特·温斯洛普：美国外交界元老，国务院领事工作部前部长。

达尼尔·昆顿：美国国务院领事工作部新任部长。

约姆·德·莫达莱兹：尊称帕德罗奈。科西嘉岛上的一个破产领主，莫达莱兹恐怖组织的创始人。

安冬尼亚：昵称托妮，莫达莱兹领主的外孙女，后来成为斯克菲尔德的情侣。

洛加·塞蒙斯：斯克菲尔德的老朋友，英国谍报部六处(MI 6)负责人。

约修·阿卜尔顿：受人爱戴的战争英雄，参议员，后因车祸丧生，被改容后的童年好友、莫达莱兹集团头目之一的久里安顶替，即将就任下届美国总统。

尼克拉斯·基狄洛内：代号牧羊娃、牧羊人，莫达莱兹集团最高首领。久里安之父。

内容提要

一个以暗杀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国际恐怖组织曾经猖獗一时。许多世界要人丧生在该组织之手。某几大国政府与之有勾结：必要时雇佣他们谋杀党政要员……。苏联著名反间谍专家、克格勃地区主任瓦西里·塔莱涅科夫闻知该恐怖组织销声匿迹30年后死灰复燃，已经使苏美要员连连遇害，更大规模的恐怖行动即将展开，届时将使几国政局陷于混乱，目的是攫取国家政权……。塔莱涅科夫深明大义，摒弃私怨，与宿敌——美国超级间谍布朗东·斯克菲尔德携手侦破。恐怖组织大本营何在？首谋是谁？组织规模？人员构成？一切都如在五里雾中，扑朔迷离。

恐怖组织得知两个超级间谍的矛头指向自己，立即调动杀手围追捕杀；已成功地渗透到苏美等国情报机构并窃居要位的恐怖集团要员，亦借政府之手，欲置二人于死地。四面受敌的二人历尽险境，凭借超人的智力和武功与强敌展开殊死搏斗，终于以血洗清了重重疑团。最后，智入魔集，手刃群凶，塔莱涅科夫与人类公敌同归于尽，斯克菲尔德携其女友从此隐居孤岛。

目 录

第一部

一、纽约丑闻	(1)
二、博士之死	(9)
三、领事工作部的失策	(21)
四、临危受命	(33)
五、上司的烦恼	(48)
六、国境脱险	(58)
七、华盛顿风云	(79)
八、旅馆内外	(94)
九、黄雀在后	(106)
十、仇人相见	(118)
十一、握手言和	(128)

第二部

十二、科西嘉来客	(147)
十三、不谋而合	(155)
十四、莫达莱兹公馆的娼妇	(160)
十五、莫达莱兹公馆娼妇的回忆之一	(167)
十六、莫达莱兹公馆娼妇的回忆之二	(175)
十七、返回大陆	(184)
十八、姑娘的隐私	(191)

十九、意外的收获.....	(206)
二十、罗马旅情.....	(219)
二十一、投石问路.....	(230)
二十二、苏芬边境.....	(252)
二十三、列宁格勒之夜.....	(264)
二十四、历史档案.....	(276)
二十五、新的血债.....	(288)
二十六、西德之行.....	(294)
二十七、孤胆弄险.....	(305)

第三部

二十八、伦敦的友人.....	(324)
二十九、举步维艰.....	(340)
三十、绑架与人质.....	(351)
三十一、返回美国.....	(369)
三十二、奇特的跨国公司.....	(374)
三十三、初探敌巢.....	(382)
三十四、参议员的真面目.....	(393)
三十五、最后的联络.....	(408)
三十六、万事俱备.....	(422)
三十七、魔窟覆灭.....	(432)
三十八、尾声.....	(460)

第一部

一、纽约丑闻

北风裹着雪花和庆祝圣诞节的赞美歌，弥漫在清冷的夜空中。大街上车水马龙，一辆漆黑的凯迪拉克屈尊在车列中，尽管它气急败坏地猛鸣喇叭，怎奈路滑车多，不得不走走停停，移着寸步。前面偶尔闪出空档，凯迪拉克刚一加速，却又不得不急踩刹车。

“妈的，也不给亮尾灯。”司机终于咒骂起来。

“别介意，少校。”车后座上的银发男子安慰道。虽是安慰的口吻，却带有命令的威严，“生气也没用，反正是无法提前赶到了。”

“是的，阁下。”司机此刻的敬意是勉强作出的。平日对上司由衷的尊敬因今晚这一特殊的外出任务而荡然无存。将军素常恣意妄为倒也罢了，可是今天——圣诞节前夜——竟要求副官开车送自己去纽约寻欢作乐！圣诞节前夜执行任务，虽属罕见和不近情理，而且对少校来说，要他非去不可的原因至少能摆出一打，然而今晚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暗娼……不论用什么言词修饰，暗娼毕竟是暗娼。身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将军，在圣诞节前夜要去逛妓院！而且，这种不光彩的出游还得有个善后处理：完事之后还要把精疲力竭的将

军阁下领到某家不引人注目的汽车旅馆，彻夜服侍他，以保证他次日午间得以在联席会议主席的座位上仪表堂堂地发号施令。一切都要掩人耳目，所以须心腹副官同行。

在迄今为止的3年间——从将军就任现在这一威压四方的职务的翌日起——少校曾多次陪伴将军进行这类出游，但那一般都是将军在国家濒临危机、或是在五角大楼的繁忙公务中充分发挥了他那卓越的才能之后。象今晚这样单为寻花问柳而来的事还不曾有过，何况又是圣诞节前夜！倘若不是安苏尼·布拉克邦恩将军，而是另外任何一个什么人，少校至少可能以“下属也有与亲人共享节日欢乐的权利”的理由而断然拒绝此行。

然而，拒绝安苏尼·布拉克邦恩将军的任何一点要求，这在少校是想都不曾想过的事。布拉克邦恩曾经以军人的豪胆，只身从北越的战俘营中救出了一位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年轻少尉，连夜踏过密林把他背回美军前沿阵地。若干年后，少尉晋升为少校，现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高级副官。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高级副官在那家门前停下车。目送登上台阶的将军，一股不可言状的滋味涌上心头。

门铃响处，一位颈挂钻石项链、身着黑绸长裙的苗条女人开了大门。

“欢迎光临！”

女人迈着碎步引将军走进客厅，捧着他的脸轻轻吻着。继而，涂着蔻丹的纤纤细手摆弄着胸口的项链，紧贴着将军问：

“您累了吧？”

“唔，很疲倦。”

女人一招手，来了位穿制服的侍女，为布拉克邦恩将军脱下便服大衣。将军的眼睛立即有些发直——这位可爱的少女他还未曾见过。

“这孩子还没开怀呢。”女人见了，连忙挽起将军的胳膊。

“得让她学个把月然后才能接客。来吧，您到里边解解乏。什么也不缺：安哥拉的地道麻药、马赛首屈一指的酿酒厂出的苦艾酒、还有医生特意配制的春药……。”

二人穿过一个圆拱门，来到宽敞的内厅。湛蓝、绛紫和琥珀色的光环缓缓地旋照着天花板和四壁，柔和的彩色光线使室内显得幽然宜人。女人对将军说：

“除了您要的那位姑娘，我还想让一个新来的姑娘也来陪伴您。这姑娘岁数不大，却是个老手了。刚一试用时，连我也自叹不如，真令人难以相信。是特意从雅典物色的，包您满意。”

一盏小巧玲珑的聚光灯吊在镶嵌着镜片的天花板上。幽暗的房间里，芳香的麻药烟不绝如缕。床头茶桌上，3只满斟着苦艾酒的高脚杯泛着亮光。

安苏尼·布拉克邦恩赤条条地仰卧在一张大床上。两个妙龄女郎一丝不挂，偎在他的两侧，娇声娇气地刺激着将军。待到将军发出痛快的声音时，两个妓女又默契地突然冲断了刺激——床上功夫的拿手好戏也正在于此。

用乳房撩拨将军脸庞的妓女长着一头褐色美发。她一边轻柔地挑动客人，一边哼着希腊小调。俄顷，她端过一杯苦艾酒，一手托起将军的头，把稠糊糊的液体倒进他的口中，然后朝同伴嫣然一笑，指指浴室，下了床，轻手轻脚走过地毯，进了浴室。陶醉在快感中的将军那满足的呜呜声在幽静的卧室中显得异样地清晰。

30秒钟后，希腊妓女走出浴室，已经穿戴停当——身上裹着黑色风衣，风帽把那头褐色美发罩得严严实实。她快步移到墙角阴暗处，随即闪到窗前，在拉上窗幔的同时，悄悄地打开一扇玻璃窗。寒风猛地鼓起窗幔。窗幔起处，一个矮壮汉子嗖地跳进屋里。只见他头戴滑雪帽，身着夜行服，手握乌黑锃亮的自动手枪。

床上的妓女听见响动，一回头，见黑衣杀手举枪欲射，不禁“啊——”地一声惊叫。喊声未落，已连中两弹，颓然倒在将军的裸体上。将军大惊，急起身透过麻药的烟雾欲辨清方向。这时已接近床边的杀手又扣动扳机，连射3发。布拉克邦恩的头、胸和腰部各中一弹，鲜血四溅。因为装有消音器，枪声沉闷。

黑衣杀手朝希腊女人点点头。后者用希腊语说：

“那个女人在楼下的内厅里，穿着黑礼服，浑身珠光宝气，一眼就可认出的。”

杀手又点点头。女人开门引路，二人飞奔下楼。

异样的动静引起了少校的注意。他屏住呼吸，倾耳静听。惊叫……哀嚎！人的嚎叫声！

几乎与此同时，沉重的大门猛然洞开，两个人影掠下台阶。瞬间，少校意识到大事不好，——跑下台阶的汉子正往腰里掖家伙！

坏了！少校连忙从座下抽出军用自动手枪，跳出汽车，飞跑上台阶，进了大门。拱门里，尖叫声不绝，人影乱窜……有上楼的，有下楼的，个个惊慌失措。

少校闯进彩灯旋转的内厅，珠光宝气的苗条女人满面鲜血，倒在地毯上。

“来的男客在哪里？！”

少校大声喝问。龟缩在屋角的一个少女尖声说：

“在楼上！”

少校慌不迭地折出内厅，一步三阶地跳上装修得富丽堂皇的楼梯。拐角处桌子上有部白色电话。它唤起了少校的记忆——还是老地方吧。他拐进一条窄窄的走廊，踹开房门。

眼前的惨象使少校倒吸一口冷气。布拉克邦恩将军的裸体上鲜血狼藉，同样一丝不挂的妓女横卧其上，……简直是一幅地狱

图。

少校顿时头晕目眩，好一会儿才恢复了自制力。他疾步来到走廊，回身关紧房门，持枪对一个正要逃下楼去的女人喝道：

“站住！听我的命令！不然就打死你。墙角有电话。告诉你号码，快给我拨通，然后我叫你咋说就咋说。快去！”

少校粗暴地将女人一把推到电话机旁。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阴沉着脸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国务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早已等候多时了。见总统来到会议桌旁，二人连忙起立。

“事件的经过已经知道了。”总统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语气生硬，“丑闻！难以想象的丑闻！请告诉我，现在采取什么措施了？”

中央情报局局长跨前一步：

“纽约市警察局正在协助调查。所幸的是，将军的副官严守房门，现场保护完好。我们情报局的人最先赶到现场，进行了拍照、搜查和其他善后处理。”

“马后客。不必说了。当然，这也很有必要。但我此刻想知道的不是这个。我问您，此次事件是纽约经常发生的那种杀人案呢，还是性质特殊的谋杀？”

“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暗杀事件。昨晚已和鲍尔——”说到这里，他向国务卿那边摆摆手，“在电话中交换过意见。我们一致认为此次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暗杀。而且干得十分巧妙。妓院老鸨的被杀便可说明问题。——她是能弄清事件真相的唯一关键人物。”

“作案者究竟是谁？”

“克格勃。枪弹是古丽雅自动手枪发射的。这是一种克格勃分子最喜欢使用的武器。”

“总统，我对此不能不提出自己的看法，国务卿插嘴道，“吉姆的结论令人难以苟同。今天早晨，我约见了苏联大使，谈了一

个多小时。对方对此次事件的震惊程度不亚于我们。苏联大使不仅全面否定了苏联方面参与这一谋杀事件的可能性，而且透露：布拉克邦恩将军在那一职位上是苏联方面最愿意接受的人选，并对他的空缺是否会被某某人窃居而深感忧虑。我认为对方的态度是可以信赖的，其担忧的问题也不无道理。”

“克格勃，”中央情报局局长说，“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家们是常闹对立的。”

“就象你我这样吗？”

“和你手下的领事工作部与我们情报局的关系比起来相形见绌，鲍尔。”

“算啦！”总统不耐烦了，“我不愿听你们内讧。请说明事实及其关系。吉姆，你先来。你似乎已成竹在胸。到目前为止你都掌握了哪些情况？”

“许多问题已经基本清楚，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打开手中的文件夹，捻出一张打印件呈给总统，“过去15年的资料以及与昨晚发生的事件有关的情报已全部输入计算机。经过严密的分析，结果表明，此次事件的作案手段、场所选择、脱身方式，以及时间、配合等一整套程序与迄今克格勃所进行的数次谋杀完全吻合。计算机最终筛选出3个人物有重大作案嫌疑。3人均为苏联谍报机关中最狡猾、最有本事的杀手。当然，3人都有普通职业工作作掩护。这是名单。”

瓦西里·塔莱涅科夫

根据最新情报，其工作地点及职务：……苏联西南地区克格勃分部主任；

尼古拉·克里罗维奇

根据最新情报，其工作地点及职务：……莫斯科。VKR（苏共中央调查部）；

戈尔基·久科夫斯基

根据最新情报，其工作地点及职务：……东柏林。大使馆二秘。

早已听得不耐烦的国务卿忍不住说：

“总统，这种基于偶然性极小的臆测，除了徒然招致美苏两国对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作用吗？现在不是制造磨擦、挑起争端的时候。”

“且慢，鲍尔。”局长冷冷地打断国务卿，“总统现在要我陈述事实。至于是否会挑起争端什么的，我可没那么多顾忌。要知道，被杀的不是别人，而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尽管他在私生活方面有失检点，但作为军人，却是个出类拔萃的将才。此暗杀事件倘若为苏联方面所为，难道不应追查真相吗？”

总统望望愠怒的国务卿，把标有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缩写字头）字样的便笺放到桌子上。

“这个嘛，”他接过局长的话说：“在具体问题弄清之前，争端想挑也挑不起来。难道不是吗？再说，吉姆手头应当掌握有关于此次事件的最高机密。”

“那当然。”中央情报局局长很自信地说。

这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总统办公室直属的通讯联络官不待允许便推门走进椭圆形办公室。

“总统，苏联总书记的热线电话。希望和您马上通话。”

总统急忙转身操起座后的话筒。

“总书记吗？我是总统。”

话筒里传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那急匆匆的俄语。然后是翻译的声音。根据惯例，苏方的译员译过后，美方的译员还要再译一遍。每次的热线电话都是由4个人进行通话的。

“总统阁下。”总书记说，“安苏尼·布拉克邦恩将军的逝世……遇害，令人万分悲痛。将军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而且象您我一样地厌恶战争。他在我国也享有广泛的尊敬。他的魄力和对全球问题的洞察力曾给我国军方领导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们十分痛恨这起骇人听闻的暴行。”

“总书记阁下。”总统说，“谨对您诚挚的悼念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沉痛地悼念将军。同时，我们更困惑于不知该如何解释他的遇害。”

“我打电话的真正目的正在于此，总统。我谨向贵国郑重表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领导人绝对不希望布拉克邦恩将军逝世——被害。进一步说，我们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总统阁下，此点希望您能够理解。”

“明白了，总书记。再次向您表示谢意。不过，恕我冒昧，若干不负责任的苏联领导人策划了这次谋杀事件的可能性也许是存在的吧？”

“那么也请允许我问一句：贵国的参议员之中，是否有人预谋轰炸乌克兰？——这是两个同样荒唐的问题。那样愚蠢的人怎能有资格担任苏联领导人呢？”

“很遗憾，您的言辞令人费解。”

“那就直说吧。贵国的中央情报局在调查布拉克邦恩将军遇害过程中不是列举出3名苏联嫌疑分子的名单吗？！遗憾的是，他们3人与此事件毫无相干。我以自己的人格保证，3人都是值得信赖的工作人员，而且近期内一直在他们各自上司的完全控制之下工作。具体地说，久科夫斯基一周前因病住院；科里罗维奇11个月以来一直驻在西伯利亚方面的中苏边境。而引人注目的塔莱涅科夫则已经等于引退，现在莫斯科担任闲职。”

苏联总书记的一席话使美国总统暗吃一惊，他盯着自己的情报局长，好一会儿才继续通话：

“感谢您的坦率，总书记。贵国情报的准确迅速令人钦佩。虽是一次内容忧郁的通话，但却很及时。您应嘉奖您的谍报机关才是。”

“贵国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嘛。今天已非往昔可比，国家间的机密越来越少了。总而言之，我们考虑到事件的严重性，因此认为有必要跟贵国取得联系。再重复一遍，总统，这次谋杀与我

方完全无关。”

“我相信。然而究竟是谁人所为？”

“对此我们也困惑不解。我们双方都应作出努力，争取早日弄清事件真相。”

二、博士之死

“季米特里·尤里叶维奇！快起来吧！”身高体胖大嗓门的妻子托着装有点的托盘来到床边，“休假第一天就睡懒觉！外面虽说有雪，不过正在阳光下融化呢。不等您的酒醒，森林怕是早就绿了。”

她的丈夫翻过身，屋里明亮的光线使他不忍眯缝起眼来。隔着巨大的玻璃窗，可以望到别墅外面被雪压得弯弯的树枝。

尤里叶维奇摸着已经白多黑少的胡须，笑着对妻子说：

“昨晚是喝得有点过量，我呼出的气没准都能点燃。”

“还有脸说呢！”妻子也笑了，“所幸的是咱们的儿子继承了我这当母亲的农民的本能，见到火并不慢腾腾地去分析它的什么成分，而是马上扑灭它。”

“还记得那小子扑上来抢我酒杯的事吗？”

“怎么会不记得？”

妻子把托盘放在床头茶桌上，坐下来摸摸丈夫的额头。

“有点热，不过离死还远着呢，我的哥萨克殿下。”

“给支烟好吗？”

“喝完果汁再抽吧。您是苏联的大人物，我对您的身体不能不负责任。餐厅的壁橱里装满了果汁罐头。咱们的中尉先生说那是准备在您的胡子被香烟燎着时用它们来熄火的。”

“哈哈。军人的精神构造永远也不会进步。我们科学家对此却早已心领神会——那些果汁是给我兑伏特加用的！”

季米特里·尤里叶维奇拉起妻子的手：

“哎，行行好，来支烟吧。这样你也可以有一个为我点火的机会。”

“大言不惭！”

妻子还是顺从地从茶桌上的烟盒里抽出支烟，递到丈夫的唇边。

“我点烟时您可不要呼气呀。不然把您喝下的酒引爆了，我可就成了谋害全苏最杰出的物理学家的罪人了。”

“咱那小子今早干什么去了？”尤里叶维奇舒服地喷了口烟，问。

“一大早就忙着收拾猎枪呢。客人再有一个小时就要到了。不是说吃过午饭就去打猎吗？”

“可不是，我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昨晚在饭桌上，你们爷俩不是说要合伙打个大个儿的吗？怎么事隔一夜就把豪言壮语忘光了？”

“那是打心里说的。”季米特里缩进被子里，“多少年了，我一直蹲研究所，那小子就象没爸的孩子似的长大了。我一直想找机会来弥补一下自己的失职。”

妻子笑着又叉开话题：“外面的空气清新着哪，快点吃早点出去走吧。”

“唔，知道了。”尤里叶维奇抚摸着妻子胖乎乎的手，“总算明白过来了，今天是休假啊。上次休假是什么时候的事啦？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呢？”

“以前您哪里休过假！整天研究呀研究的。”

“这次儿子能请下来假也真不容易，部队里对他也够大方的啦。”

“他特意申请的，为的是能和您在一块儿乐呵几天。”

“这小子倒很懂事。可他的事我几乎一无所知。”

“大家都在说他是很有前途的军官呢。您也可以引以为荣的。”